

鋼

記沈阳市鋼鐵熔煉廠的成長

詹永春 劉建邦 著



鋼

記沈阳市鋼鉄塔炼厂的成长

詹永春 刘建邦 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1958年 沈阳

写在“鋼”的前面

中共沈陽市委
宣傳部部長 霍 遇 吾

我們几乎人人都知道孫悟空。知道他天不怕、地不怕，敢說、敢干，知道他神通廣大，能降妖捉怪。但是，即便是這位神話中的齊天大聖，他也並不是天生的，他也並不是生而知之。他有強烈的求知欲，可是沒人收他做學生；只好偷着聽講。他學會了很多本領，可是沒人承認；只好做弼馬瘟。就是他那“火眼金睛”，也是“被俘”之後，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爐里鍛煉出來的。

人總是在實踐中，在火熱的鬥爭中，才能逐步地學到知識，才能逐步地提高自己的本領。

今天，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，我國六億人民正在精神煥發地建設社會主義，從事前人所未從事過的偉大事業。為了高速度地在我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，開創萬年幸福，祖國要求我們人人成為敢想、敢說、敢干的共產主義戰士，要求我們在勞動中成長為多才多藝的社會主義建設者，要求我們永遠鼓足干劲，力爭上游；只有這樣，才能儘快地把我国建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、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。

經過長期革命鬥爭的鍛煉，經過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艱苦卓絕的鬥爭，特別是經過空前深入的政治戰線上、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，在我国勞動人民中間，已經形成了一種勢如破竹、所向披靡的共產主義氣概，已經形成了

一支人数众多、勇于独创的劳动大军。这本小册子中介绍的沈阳市钢铁熔炼厂全体职工的光辉事迹，就是这些伟大成就的一个缩影，一个片断。

几年以前，他们还是个常常连工资都开不出的熔炼废铁的小工厂。但是，曾几何时，他们已经能年产两万吨多种优质钢了。

几年以前，他们都还是些放牛的或种地的，对炼钢一窍不通。但是，曾几何时，他们都已经成为炼钢能手了。

几年以前，他们之中有些人也曾迷信这个，迷信那个，有点妄自菲薄。但是，实践教育了他们，斗争锻炼了他们。现在他们已经是壮志凌云，插翅高飞了。

和孙悟空比较起来，他们才是真正的“齐天大圣”呢。不，他们才真是“超天大圣”呢！

让我们都来学习这些先进者的伟大共产主义风格，让我们人人都成为“超天大圣”。让我们在鼓足干劲、力争上游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灯塔照耀下高速猛进吧！

1958年7月

鋼

記沈阳市鋼鐵熔煉廠的成长

一

1955年夏初的一个早上。

會計惊慌地来到厂长跟前：

“厂长，工厂一分錢也沒了！”

看来，楊連祿厂长似乎并不感到意外，但是焦急的神情是可以看得出来的。他讓會計立即到第一工业局請求湯副局长，無論如何請局里和銀行联系再撥点貸款。會計匆匆地轉过身就往外跑，楊連祿厂长叫住他說：

“你告訴湯副局长，我們决不向国家要錢，七十萬元再生鐵推銷出去，立刻还！”

錢借來了，工厂勉强地維持开支。人們把希望寄托那些堆在工厂院里的再生鐵上面。但是当时尽管工厂抽出30%的人員到各处去为它們找出路，但全都是徒勞往返。每个人心里都在考虑：全厂四百人的生产怎么維持呢？

厂长楊連祿是农民出身。种过地，当过村干部，干过县政府的企业助理。在解放战争中，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年代里，不論支援前綫，土地改革……碰到过无数的困难，都沒在他眼里。困难，把这个朴实的农民锻炼成为一个剛毅、果敢、勇往直前的人。但在和平的建設中，过去学过的东西已閑置起来，新的事物，給他提出了許許多多难以解答的問題。

“怎么办？”这些天，人們議論紛紛：有主張“荒”的，把工厂关闭；有主張“与再生鉄相依为命，同生共死”的；有主張想办法繼續維持生产；有主張……

他坐在再生鉄堆上，两手撑着脑袋，一动不动地在思索着。他那两只挂着血絲的眼睛——近些天来，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

之夜——一眼不眨地盯着院里堆放着的烂鉄：好象能从这堆烂鉄里找到什么出路似的。

“老楊，你还得打报告，讓上級了解下工厂的严重性，工厂也不是給咱俩开的，上級也不能瞅着咱扎脖子！”副厂长江兴成不知什么时候也走过来了。江副厂长一眼就看穿了他这时的心情。

报告早打过了。楊連祿还会带着报告去一次北京。国家計委的同志当时告訴他，再生鉄积压只是“三月的雪”长不了。楊連祿厂长心想：“‘长不了’！可是对我們來說，已是度日如年了。”可是，当計委同志說国家大量需要鋼，問楊連祿能不能給国



“荒？挺？……”

文超 插图

家炼些鋼时，給楊連祿带来一綫的希望。他想，鋼和鉄是亲家，炼鋼倒是个出路。因此，信口地答应“核計核計”。

楊厂长知道炼鋼和炼再生鉄不同。炼再生鉄不用什么技术，只要人把烂鉄倒在磚砌的爐里放些焦炭，化成鉄水就成了。炼鋼，楊連祿厂长沒见过。虽然从北京回来他一直念念不忘計委同志的話，但怎样从自己这样破破烂烂的熔鉄厂里炼出鋼来，真是“八”字沒一撇。因此，望了江副厂长一眼，沒有吭声。

越不說，江兴成越着急問：

“荒？挺？你是厂长又是党总支書記，你得指个路呀！”

“干！”

“干什么？怎么干？”

“大干！还象1952年那样干！”

1952年，为支援第一个五年計劃，开原县政府，把他調到这个再生鉄厂。当时工厂只有三十七个人。有一座破爐、一台旧电礮和一个厨房用的吹风机。由于經營的不好，連工資都开不出。当时的經理主張关厂，他坚持主張改善經營繼續生产。在上級机关支持下，結果生产发展了，工厂扩大了，工人由三十七个人增加到二百二十人。后来，又合并进来两家工厂，才变成四百人的工厂。

江副厂长更焦急：

“别打迂回战了，到底怎么办？”

“工程师来再說！”

工程师，就是局里根据楊連祿厂长的請求，临时派来的一位王工程师。他到厂后，帮助工厂試制出一种比再生鉄强一些的低矽鉄。但低矽鉄在当时用戶也不多，銷路也有限。

这位王工程师，两年前三在天津当过資方的代理人。在天津

时，他曾到天津新兴鋼厂参观过轉爐炼鋼。他对于炼鋼，也不是內行，只能說还懂得一些有关炼鋼的知識。但仅凭他那点炼鋼知識，在楊連祿厂长当时看来就了不起了。

“王工程师，我們能炼鋼不？”

“楊厂长，炼鋼可是高級技术。它分电爐、平爐、轉爐，复杂呀！唉，唉！可复杂了！复杂的样連我都想不到。”

“請你幫我們炼，行嗎？”

“差不多，沒問題！楊厂长，我尽力而为。干成了，你們就是座鋼厂了。哈哈！”

正在这时，班长王希春来找楊連祿厂长办事，沒头沒腦地听了王工程师的这些話，以为王工程师是局里特派来炼鋼的呢，心乐的要跳出来。办完事从屋子里出来，他就讓工人郑云堤把爐旁扫干淨准备炼鋼。他看到焦子块大小不齐，怕影响炼鋼，就蹲下用錘子把大块砸成小块。

王工程师来到爐旁問王希春：

“砸它干什么？”

“块大不爱着，我怕影响炼鋼。”

“你有多少年文化？多少年工龄？”

“在老家长山列島我念过一本‘三字經’，卖过小工，学一年翻砂，炼二年再生鉄。”

王工程师用手向上推一下近視眼鏡沒吱声。王希春忙問：

“同志，要炼鋼嗎？”

“嘘——”王工程师傲慢地說：“你也想炼鋼！焦子块大小有些什么关系？这点小事你都不懂。以后不許砸！敗家子！”

王希春气恼了。他是个宁肯身受苦不肯臉受热的倔强的人，当然对这场奚落和侮辱是难以忍受的。他气得攥紧拳头，拿定

主意：你要再罵，非叫你出出丑不可。可是王工程師輕蔑地走过去了。

楊連祿厂长知道这事后，問王希春：

“你想炼鋼嗎？”

王希春气得几乎在喊，嗓音都变得沙沙的：

“不炼拉倒！为什么罵人？”

“別火！”楊連祿厂长严肃地說：“罵人是不对，但是他不同，你不能不义呀！有意見可以提，但不必发火。”

“我为的炼鋼。”王希春申辯說。

“这点对！”楊連祿厂长說：“但是，你要炼鋼，你必須得先是鋼。鋼不象鉄一敲就炸了，它性質硬到可以切鉄，但錘子砸它却不裂不炸，所以鋼比鉄好。同志，我們一定得变成鋼！老王，別生气了，你不是从罵的話里学到了焦子块大小不影响鉄变鋼嗎？这点你还得感謝他哩！”

“我懂了，那就炼吧！”王希春攥紧拳头一掄說。

“光动胳膊不行！”楊連祿厂长說：“还得加上动脑袋。王工程師說鉄加火就成鋼，我看把苦干和鑽研捏一起，鋼也就成了。”

楊連祿厂长五个指头捏在一起，向上一举又說：

“現在得冷靜地考虑下条件！”

“活人还能讓尿憋死！”王希春学着王工程師的話：“什么轉爐、电爐之分，淨講空理論，你讓他画出图来，我們保證就用院里的破鉄造一个。”

工人孙义柏也在一旁开了口：

“誰也不是在他娘胎里就会炼鋼的。他有两只手，我們也有两只手；他能炼，我們現在不会，但一定能够学会……”

楊連祿厂长从心里爱着这些人。他認為和他們在一起，就

天不怕地不怕。

“說的对！我們有党领导，我們有手，什么也不怕。”

“哪条路都是人走出来的。”

王希春高兴了。

二

工厂决定炼鋼了。

但是局里把王工程师調回局去了。

在临別前，楊連祿厂长再三請求他給講一講炼鋼技术。他没講。楊連祿厂长向他要点技术资料，他說：

“書店专設有技术書籍門市部，可去买来看看；不过，有書也不一定成功。天津新兴鋼厂的工程师是留美的。但他为了建設轉爐，炼鋼，曾耗尽了几个資本家的股本，到我离开天津时，已二年，可是除了工厂院内堆积的大堆廢鉄外，連指甲大的鋼块也未炼成，炼鋼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啊……”

王工程师这一套話，听的人由于个人看問題的角度不同，对待它因而也各不一样：几个过去就不相信能炼出鋼的职员以此当成了說风凉話的資本。他們并由此結論：“外行炼鋼，妄想！”但工人王希春、孙义柏这一伙人听了几乎气炸肺，認為是从窗戶里瞧人把人瞧小了。楊連祿厂长却說：“你不給資料，我們自己买。

“有書了。”职员曹全印跑了滿身汗。

“沉着点儿！”楊連祿厂长接过苏联的“小型貝氏爐炼鋼法”乐得一拍桌子高声說：“好！召集人，开会。”

登时，随着曹全印进来的有：工人王希春、孙义柏、張立德、郑云堤，采購員袁哲新，副厂长江兴成和党总支副書記石金生来了。

曹全印念，偶尔还给解释些名词，大伙都倾耳静听。书上把轉爐炼鋼的设备、工艺规程和鋼的物理变化說的一清二楚。念完了，楊連祿厂长站起来說：

“我講个老故事：古时，一个远乡人弄到个白猪以为天下猪全是黑的，白的一定是宝物，忙給皇帝献宝。可是他进京一看，猪全是白的……故事告訴我們白猪不稀奇，所以被那个人当做‘宝’看，是因为他坐井观天。炼鋼，看苏联的书上講的，并不神秘，我們所以把它看得神秘是由于我們沒有掌握它。”

江兴成摇摇头端起茶碗說：

“我看还是个神秘事：书里說爐是开口的，从口里倒进去鉄水，然后通上风一个勁吹。这好比，象这碗热水，你越用风吹，它不越凉嗎？”

人們都被問住了。

整整討論了六个鐘头，虽然沸騰着的鉄水讓风吹后到底凉不凉的問題沒半点头緒，但多数人相信自己的智慧，毫不怀疑苏联的經驗，决定自己炼。会上，当即成立了試制小組。楊連祿厂长当試制組长。江兴成副厂长負責全厂日常生产。

試制小組的人員研究了苏联“小型貝氏爐炼鋼法”介紹的方法后，用鉄筒当爐，上面扣上用旧鉄板做的帽子。帽子留个偏口，放在鉄架子上。沒操縱爐的机械，大伙想出个土办法——爐的相对两面各安上个輪子，人扳輪子，爐就轉了。爐是釘在架子上的，沒空心爐耳，风从哪进？袁哲新按王希春的意见，从破烂市买来一截防火用的廢胶皮管，插在爐上，挺好。

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大伙收拾院里的东西，楊連祿讓曹全印給王工程师打个电话，求他来帮忙。曹全印打完电话回来时，臉羞的绯紅，又气愤又失望地說：

“王工程师不仅不来，还说出任何事故他不负责。我们办公室里的那些老职员，也把我哄笑一顿。”

楊連祿厂长脸色立即变得十分严肃，几乎是命令说：

“曹全印，你记录，我说什么，你记什么；王希春、郑云堤、孙义柏、張純才、姚勇和姚长珍当炼钢员。”

江副厂长和党总支石副书记也都出动了。他俩领着一百多工人拿着防火用具，地上、房上、墙上，到处站满了人，以防万一失火。夏天的太阳把柏油路晒得浸出点点的黑油。土轉爐的温度已达到摄氏零上一千度以上，烤与晒弄得人们汗如雨淋。为了预防被爐里喷出的火烧伤，负责扳爐的工人每人头上顶一块铁板和一条湿草袋子。爐旁站了许多工人准备换班扳爐。

“全没问题了？”楊連祿厂长左手拿块表，右手拿着那本已经破了皮的“小型貝氏爐炼钢法”，他看一切都停当了，喊：“现在是一点三十分，好，开爐！”

郑云堤和孙义柏，应声把抬着的铁水倒进土轉爐里后，楊連祿厂长又说：“五百斤铁水投完，开风！”

王希春扭开吹风机的开关，风唔——唔——吹个不停。按照书上讲，在头七分钟内是第一期，爐內的矽锰氧化，必定从爐里咕嘟咕嘟地冒出黄烟，但七分钟、八分钟过去了，十五分钟也过去了，爐里连一点烟也未冒。

“王希春，加矽提温。”

王希春按照厂长的命令，把矽铁扔进爐去。但爐里还是没冒烟。怕火烧伤、远远站着的人们，这时却都盼望着赶快从爐里喷出烟和火来。

二十多分钟过去了，再也没有一丝着的希望了。楊連祿厂长汗珠子从头上直往下滚。时针指向两点，他才喊：“倒爐！”

第二爐，又失敗了。

楊連祿廠長一回头，看見江興成副廠長正附在身旁的一個工人耳朵上不知講些什麼，接着又和王希春嘀咕了兩句。看見楊連祿廠長在望他們，便不响了。楊連祿廠長心里一勁：“搞什麼鬼？你還在看笑話！”回轉身來拚命地喊：

“來熱的！煉第三爐！”

第三爐曹全印垂頭喪氣地記上同樣失敗的記錄。

當夕陽西下時，工人們拖着沉重的雙腿，走進食堂。楊連祿廠長看見一個職員正在取笑着王希春。他走過來，使勁地瞪了那個職員一眼。這個職員一伸舌頭，趕忙溜了。楊連祿廠長忽然想起了江興成副廠長白天的情景，問王希春：

“老王，江副廠長白天和你說些什麼？”

“他說你有頭暈病，讓我照顧你點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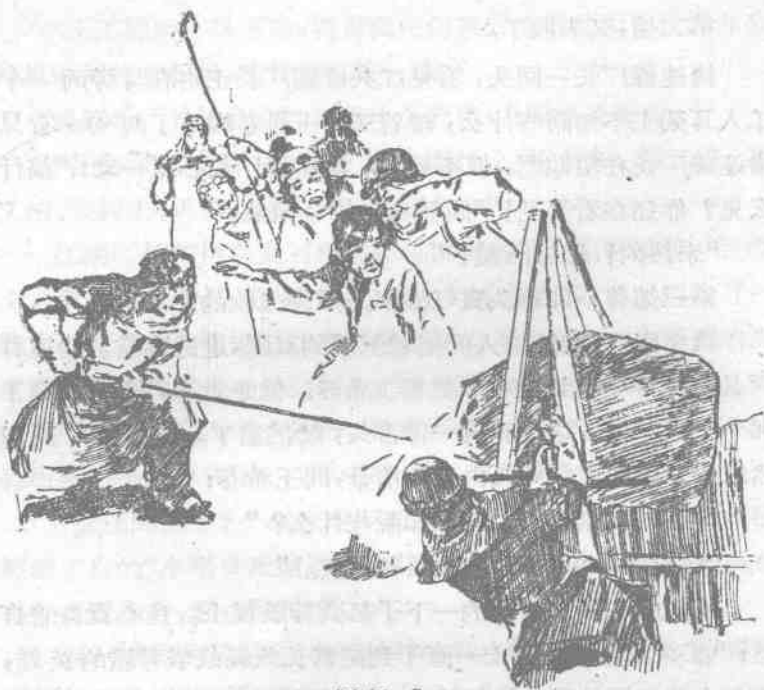
楊連祿廠長的臉刷的一下子紅到脖子根上。良心責備着自己：“江興成這個從戰士一直干到副營長久經戰爭考驗的英雄，我怎麼能懷疑他呢！他屁股上疤拉、胳膊上的槍痕，不足以證明他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嗎！他一天書沒念過，看問題遲鈍點，但誰沒毛病呢？……楊連祿啊，楊連祿，你要求人家是鋼，你自己也沒成鋼！”想着，想着，順嘴說出來：

“得煉！煉！煉！”

王希春以為是煉鋼呢，接過話來說：

“煉是一定的。但得找出毛病來再煉。比方，在涼菜里，拌點芥末面很好吃；如果炒辣椒也放芥末面就不是味了。煉鋼沒成，我估計准是矽石等材料沒兌好。你按照書上指揮不一定行，因為書上的方法是照生鐵下的，我們却用的是廢鐵。”

這給楊連祿廠長很大的啟發。他認為：“有道理！”



“出鋼！”

文超 插图

天黑了。按王希春的不放“芥末面”的办法开始了試驗。吹风机一开，大黃烟冒起三丈多高，紅火苗呼呼噴出爐口一、二尺。楊連祿厂长这时不相信自己的記憶力了，与書一对照，一点不差，曹全印剛記上矽錳氧化期正常度过后，爐里，冒出黑黃烟，火花噴出一丈多高。火花有豆粒狀的，有星形的，大的如拳，小的如螢火，上下紛飛。爐里霞光万道，比正月十五放的合子灯还好看。

曹全印乐得跳着嚷：“太壮观了！楊厂长，把这些火花記錄上不？”

“記：已經經過第二期——沸騰期，正常！全期五分鐘！”

随着楊連祿厂长的話，烟小了，噴出白色的火苗。这是炼鋼的末期了，書上說这叫碳氧化期，也就是鋼炼成了。看見白火苗，負責換班扳轉爐的工人乐得忘了換班，正在扳轉爐的人，也忘了头上的草袋捂得悶热，地上的人敲起防火桶，墙上的人喊叫起：白火苗！白火苗！

这时，已經夜深人靜。被惊醒的四邻，不断傳来喊叫：

“熔鉄厂，你們干什么？”

党总支石副書記高兴地回答：“乡亲们，我們在炼鋼！”

“你們炼出鋼了？給你們道喜呀！”

“.....”

在成功面前，楊連祿厂长臉色越发鎮靜謹慎。他知道如果在这时一个領導者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注定会轉胜为敗。因此，当他发现剛才扳爐的沒換班时就严肃地說：

“下次必須按原班換！曹全印，这次把換班的人也記錄上，誰違犯我們既定的規定，就按違犯紀律处理。”

工人鎮靜下来时，爐里的白火苗漸弱，已是出爐的时候了。楊連祿厂长看看表，共計炼了十三分鐘，比書上的十七分鐘提前四分，他高兴地喊：“出鋼！”

白色的鋼水在模子里逐漸变黃，变紅，以至成为黑色的錠子。接着又炼了三爐，也成功了。这时已經是深夜十一点半了，爐要漏了，才停下来。工人們乐得用錘子砸起来。鋼越砸越扁，怎么也砸不碎。工人們又砸几块鉄，砸一块坏一块。

看見鋼，楊連祿厂长在笑，江兴成副厂长和石金生总支副書記都在笑，工人們也在笑，天空的星星也在笑。

第二天清早，楊連祿厂长到第一工业局报捷。湯副局长認為：廢鉄炼成鋼是全国首創。它不仅有巨大的經濟价值，而且有

重大的政治意义。因为，我們和資本主义国家和平竞赛中，最重要的就是賽鋼鉄。

局里当即批准了工厂的計劃：到天津新兴鋼厂參觀学习，回来建厂。楊連祿厂长領着曹全印、王希春和郑云堤当天便搭車赴天津。同車前往的还有局里派去的王工程师。

三

从天津归来，在火車上便开始了論战。

王工程师主張建半吨的轉爐。楊連祿厂长認為：全市每年有廢鉄四、五万吨，如果建一吨半的轉爐正合适，建半吨的轉爐还得有三分之二的廢鉄沒“婆家”。

王工程师以为建一吨半的既冒險又沒錢。楊連祿厂长却不認為如此。他認為該建一吨半的就建一吨半的，錢少更“革命”；“冒險”是創經驗。

两种意見，一直到向第一工业局湯副局长汇报学习情况时，还没統一起来。湯副局长傾听了双方面的意見后，做了結論：建一吨半的轉爐，并决定投資十五万元。湯副局长指出，全国平均每天就有一个工厂投入生产，因此，国家建設資金可貴，必須充分發揮每一分錢的作用，要一个錢頂几个錢用。虽然十五万元投資比天津新兴鋼厂少三分之二，但是鋼产量却要 and 天津新兴鋼厂相等。两个人的爭論終結了，王工程师又留在局里。

为了設計一座炼鋼車間，楊連祿厂长領着曹全印来到东北工学院。一位同志問他們：

“期限多长？”

“半年到三个月行不？”楊連祿厂长心目中三个月是最理想，半年只是活動話，因为太长了。

但那个同志摇摇头：

“不行。半年建不完。”

“你看得多长期限？”

“最低得一年。”

楊連祿厂长心想：这简直是爬行。从工学院出来了。他气得改变了原訂和曹全印一起去找建筑工程公司的計劃，自己回厂去。曹全印单枪独馬來到建筑公司。建筑公司的會計嘩嘩地搖了半天計算器，在計算器上蹦出“7”和“5”两个阿拉伯字碼。

“七万五。”

曹全印以为一个車間全部建完只七万五呢！惊喜地说：

“同志，这么賤嗎？”

“噢，你大概領会錯了。七万五只是付給我們乙方的施工費。建筑材料、設備，一概由你們甲方負責。”

党总支委员会听取了楊連祿和曹全印的汇报后，經過热烈的討論，大家同意他們提出的从設計到建厂完全自己干。当即确定两条勤儉建厂原則：从远处着眼，近处着手和因陋就簡，填坑补旧。用十五萬元投資建一座五百平方公尺的鋼骨結構的場房、購置一噸半轉爐設備和五噸天車，除了这三項主要工程項目外，不得花錢。工人們組成小組，到各处揀破烂，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沒主就揀來，有主的报告工厂統一登記后再交沙。

团支書王家成立即报告了一个喜訊：北关区毛君屯有个已經閑了二年的矿业厂的白面粉車間。面积很大，还有些設備。

第二天楊連祿厂长領着二十多个人去參觀。路上他告訴大伙：“到那儿眼光長正点，心里都规划规划。”

“楊厂长！”曹全印說：“我們維持吃飯就行，何必搬这來大